吳都文粹續集卷十[illegible]

[illegible]院

學道書院記

明　錢穀　撰

陳宜中

[illegible]夫子講道齊魯[illegible]方之士由句吳之墟登

[illegible]子[illegible]熟其故里也宋興崇文

[illegible]道[illegible]洛大儒乾淳諸公得聖

學於千載之後凡其過化之鄉悉示表章存矜式吳為

令輔郡公實東南道學之宗也吳故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矣而郡則未講非前此司風者缺歟今樞密趙公順孫守吳卜地於府治文正坊之南甫經始即受代去黃侯鏞繼之鳩工庀材三閱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書院取愛人易使之義而屬予記之余按公以文學列四科嘉言善行可傳者不一獨二語乃親得於聖人而見於用復以印可於聖人者夫學為儒者事人所知也武城絃歌乃合君子小人而使聞斯道夫子莞爾之

笑又直與說閒與點意同是其為義豈與後之言學者異哉思昔盛際聖教流行滿天地之間無非道舉天下之人無非學康衢童子如咏舞雩中林武夫如見大賓漢廣游女如奉懿教由後世言雖若未嘗學問而其所得所見訓詁章句豈能傳之哉流風未遠列國遺民塗歌巷咏發乎情而止乎先王之澤夫子拾其斷句殘篇而存之若非疏越遺音寥寥逸響而其吟咏性情於辭意之外亦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也道在天下終古常

新何昔能為天下公而今幾為君子隱耶此余所以慨然正學絶續之際想絃歌之聲而不可得聞猶幸登斯堂者能有感於命名之義人以未喪斯文或因之而興起也嗟夫人知學則知道雖寫草池蓮亦足以起吾意何異親炙昔賢而師事之夫非聖人之所望歟其白首窮年而卒無得於此曾不若日用飲食耕鑿之中琢磨雖未加焉而璞固存也吳亦泰伯所居邦人至今質而無華伯之遺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吳人有其質矣使

知以公之學而文以采進於道者其不彬彬矣乎予故樂書之庶居是邦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云咸淳七年四月朔日朝奉郎新除尚書户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陳宜中記

重建學道書院記　　胡纘宗

吳有學道書院尚矣孔門言子吳人也封吳公宋咸淳間郡守黄公鏞奏立書院以祀公而教育其子孫故址在郡城西南隅直錦帆涇之上元初奪於豪僧至元間

山長祖宗震輩改創之元末復奪於僧國朝又百五十餘年久不克復迹益湮晦矣嘉靖初纘宗受命來守郡從按故籍得其槩竊嘆曰事有若緩而實急者其是謂乎雖然無所因而為之吾懼其勞且侈也既而行視其佛老之宮有曰景德寺者去故址數百武而近南臨通衢形勢宏敞欲即是改為之然不敢專也則以請於巡撫都御史廬陵陳公暨巡按御史高安朱公提學御史光山盧公皆報可歲乙酉四月爰始興工撤其像設刻

去其丹雘追琢之踰制者而增葺之其南為門稍北為
儀門又北為堂中肖公像曰學孔堂堂之北為師生講
授之所曰文學堂堂之東西增作齋舍以居諸生之學
道者凡若干間又北為樓曰絃歌樓堊而垣之周四垣
凡若干丈須其成以聞於朝歲修祀事而擇弟子之俊
秀者講讀其中焉功既訖纘宗從博士弟子釋菜以告
成事燕而歌泮宮之詩以落之僉曰書院之廢垂三百
年及今而復不可無記予惟周道衰先王之教廢賴孔

子及其門弟子傳而守之惟吳公起南服北學於中國
裒然以高弟稱聖門盛矣顧其曰文學云者非盡於今
之君子所能而已盖聖道之精藴諸心見之言而達之
政事凡其粲然者皆是也而公獨得之故其治民則以
禮樂為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彼
所謂識其大者非歟今去聖益遠雖政與代移俗隨化
易而吳之文每先天下盖非公則誰啟之君子揆禮意
原人情循報本之義則今日之舉固不可緩哉惟人才

之作養則學校存焉條貫品式亦旣具備宜若無事乎此然玩常愒故則勸督作興之意當有出於法令之外者於是乎拔其尤而儲焉以待天下之用亦識治之所不廢歟若夫尚論景行以追前人之懿以求所謂學道之實則諸君子所有事者先正有言沒不俎豆其閒非夫也諸君子於是亦有所感乎纘宗不敏願相與朂之以觀其成用為記而鑱諸石且以勸夫嗣政者俾勿壞

學道書院學孔堂記

天不可以象名孔子之道不可以科名日月星辰象也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科也謂天盡於日月星辰是小天也謂孔子之道盡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是小孔子之道矣學孔子者不得其全而各得其性之近似乃名以科而不知孔子之道何可以科名哉雖然學孔子者非得其門吾未見其入也夫苟不欲知天則已苟欲知天在璇璣玉衡以觀日月星辰幾乎天矣苟不欲學孔子之道則已苟欲學孔子之道由博文約禮以達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幾乎孔子矣言子子游孔門高弟也其稱於同列也以文學而其治武城也以禮樂禮樂固文學之見乎外者也其德也政也言也文也無不序焉之謂禮德也政也言也文也無不和焉之謂樂子游學於孔門而獨得乎禮樂之傳亦微矣夫禮樂孔子之道之一也學禮樂以入道孔門之教之一也故學子游所以學孔子也學至於子游具孔子之一體矣而顧曰文學云者是所謂學焉而得其精華焉者也子游吳人也吳之先

啟於泰伯泰伯以讓風子游以禮樂風吳之文實彬彬矣夫豈後世之所謂文哉亦豈後世之所謂學哉後子游而興起者唐有若陸公贄宋有若范公仲淹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仲淹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章勲業度越一世雖未敢上擬孔門其亦學子游而有得者歟學子游所以學孔子也故吳之文稱盛者聖曰泰伯賢曰子游先正曰敬輿希文焉爾其以文擅當時名後世者不與焉吳故有學道書院創

接浮屠鄰設講終侵陵聖學日以湮異端勢可乘舊貫不可復貪夫猶可憎永言紀故實後人或有徵

學道書院為吳公言偃立初在府城東北隅宋咸淳五年知府趙順孫營度武狀元坊北普賢院之故址未成而去黄鏞繼之奏以學道為額選言氏先賢後及民間俊秀教之有先聖燕居殿師友淵源堂并四齋撥官田以贍士又别有育材莊專充孔顔言氏子孫費六年落成七年常琳建先賢祠於西元初僧

楊總統據為僧司田悉奪去至元二十九年山長祖宗震金德修兵買徐貴子橋南髙氏園改捌儒職劉德剛訴復學田不果又廢國朝嘉靖一年知府胡纉宗乃以景德寺建書院前門扁曰東南鄒魯儀門曰學道書院堂曰學孔塑吳公子游像於中夾以兩廊後又有樓曰絃歌令嘉靖三十年復改督糧叅政府書院遷於雍熈寺西橋之右社學焉

文學書院記　　黄溍

昔州縣未有學先儒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輒就而褒表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書院惟白鹿睢陽舊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者其後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宮徧天下書院之創置日益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内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禮祠輟良田以豐廩食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參立布滿於四方既奉濂洛乾淳二三大儒以為

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遺凡尸而祝之者非仕其國則其鄉邑孔子之門從游三千升堂七十獨子游為吳人今常熟縣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游乎故為縣時餘姚孫侯應時知縣事嘗為位於學宮祀之後百五十年為至順二年邑人曹善誠始買地立祠宇而闢講堂於其後列齋廬於其傍有司因以為請於中特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院曹公贍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旱乾水溢之

不虞將割田以繼者疑為苗避征徭未敢自言大名王侯侃來守是州力勸相之於是曹君益之畀以田二千六百畆有奇事聞於郡未報而王侯以秩滿去曹君亦入掾太師府令守張侯術聞故牘而得其始末亟命故吏賈天瑞諭郡關白自是其田有苗税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不匱乏為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優游於誦絃俎豆以鄉貢進士之賢者為之山長未至攝書院事者儒學教授徐夢吉以為曹君有功於名教與兩侯之成始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禧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於行省行省上之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莫適主祀事

專力殫慮改制增擴下既宏且遠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沒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公足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

族之人比屋而羣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早冠羣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及後世者固不可徧舉獨舉其切而近之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已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祭泰山孫氏於貧

寰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横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陜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後克興學校隆師儒誘掖奬勸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於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

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歌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

副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郡人干文傳
書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台哈布哈
篆額至正十年八月日立
文正書院在禪興寺橋西咸淳中郡守潛說友立祠
祀公撥公田三百餘畝以公大宗子孫主奉祠事歲
時率僚屬致祭元至正六年總管吳秉彞奏請改祠
為書院國朝列於祀典子孫世守之
附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高棨

物本天人本祖閭閻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毁訾相幷兼如仇敵者不知本爾椝少讀范文正遺事公居平語子弟曰吾吴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以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富貴而不恤宗族何顔以入家廟椝斂衽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砭也吾鄉居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即因公言以自媿責不敢有一毫恚心

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系游見其處已靜而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遣女乏資共甘苦通有無不啻己子使人嘆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刱義田令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窶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為居民侵據之系與吾兄良翯極力經理為屋以棲義廩餘以處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久易隳請之朝

屬之鄉郡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位諫垣當具本末奏陳乞申嚴行飭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曁得旨遂丐予文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志有大小功業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凍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畧已具於此時及舉言官叩閽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燿則其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紹想其捐所

載麥歸亳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尚得為有天理邪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媿於乃祖顧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高衮記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

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徳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曾從龍書幷題蓋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立石

義學記　　　　　　　　　　　　　　年𪫺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左右古制蕩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常建義宅置義田

義莊以救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
夷考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
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方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
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
則賑恤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
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曁公登第立朝為
守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
為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

何適不宜嘉惠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已亥兵戈俶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興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為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為教諭偃息之處庖湢廩庾蔬茹之圃咸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之間昉聞絃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為多提管又撙節助濟浮用增山田僅百畝備師資

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以
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邺無
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雲
俾為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𤁋也何敢與斯文竊聞
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
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
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
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浴爾來學書

爾佩衿盍益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為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為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前朝奉大夫牟巘撰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文正書院記

書院在蘇城中吳縣西隅通衢之上祀宋大賢范公之祠也按范之先世自北徙南而居於吳公生於武寧官

舍長仕中朝而薨于徐子孫奉其柩葬河南萬安山而
祠於是者以公父母之邦且地基本范氏舊業公嘗經
理作義莊以贍宗族者也當宋咸淳丙戌太守潛説友
始請於朝立專祠祀公元末至正甲戌郡守吴秉彞又
奏改為書院而以公之贈謚表其門閭舉其族之嫡嗣
主奉祠事義莊田宅悉附天平山三太師所建墓際昌
朝大新禮制遂以書院登諸祀典春秋祭享郡之官屬
師生與其族之子姓咸集祠下行禮著為定規彰彰詳

備可謂盛矣然自國初至今百有餘年而祠宇室堂日入於壞時雖修治而功費浩穰率未能完美如舊今主奉從規與其族人屢欲經營顧力弗逮所賴郡守劉侯為之規畫又值歲祲公私多故未克就緒適監察御史劉公持節按臨爰自下車洞燭幽隱發奸摘伏而下無遁情洗冤滌漏而犴無留獄且不翕翕希同矯矯務異數加延訪以革猜貳故政不迷而廢墜畢舉於是郡守得以祠事白公公曰事神治民敦崇教化郡邑首務有

或不勤非憲所當究乎夫事有經權時有可否貴在變通使無偏廢可也矧先賢祠宇風化所關宜亟行之勿怠吾亦為之處焉用是親詣中織悉必視默運冥思酌量措置悉付長洲縣令劉輝典史張灝董之而責其成令廉慎老成謹於趨事曾未踰時凡祠之敝者一撤而新之言言赫赫加於舊觀邦之士庶來瞻來仰靡不驚嘆而莫究所由蓋是圖也材給於上而官不加費力役於下而民不告勞神享其成而族賴以庇一舉而衆美悉

具非善於謀敏於事而公於心者未易臻此衆方落成會監察御史戴公廵歴至郡詣祠見之加稱賞曰盛事也不可無記於是令與主奉數過郘園以記為請予惟文正公高風大節彌兩間而冠百世者登諸國史載諸郡乘而雜出於譜傳紛播於品題者不可勝書至今庸人孺子一聞公名皆知敬仰故其平生所至存有生祠歿有廟祀者不約而同於以見秉彛好德之誠不以古今彼此而有間也況公父母之邦精神手澤所在則凡

生於斯仕於斯者有不加之意乎是宜賢監司良守令之用情於是也第顧晚生末學淺見寡聞不能加毫末以光盛事為歉然嘗聞記者取記其事實信令傳後不失其眞乃可故敢原其始末畧其彌文而為文之直書云侍御公名魁字士元高唐人戴公名仁字以德句容人郡侯名瑪字汝踞蠡吾人皆以進士歷顯融所至有聲不係諸此不書

文正書院　　周南老

濟族日有田聚族居有宅即宅嚴公祀承承綿世澤施于八葉孫勵志偉前迹建學請朝旨錫以文正額表辭著忠烈流慶方爲奕嗟爾牟利徒胡肯念往昔

新建和靖書院記　劉宰

秘書丞永嘉曹君提舉常平茶鹽事於浙西權斂散之宜而水旱有儲究阜通之理而公私有裕持受輸之平而輸者悅申義役之勸而役者安既田里晏然臺無留事一日領客登虎邱致敬于先正和靖先生尹公焞祠

下慨然有懐以為方紹興五六年間中原震蕩南土未安内之所急者帷幄決勝之謀外所急者奔走禦侮之力先生愽然一老漂泊蜀中猶皃之飛於江湖何筭而我高宗一聞侍臣之舉求之惟恐不及猶慮其出之難既飭宣司具禮以勸行金幣絡繹於中途漕使肅迎於候館修門未入而列之經筵講席未温而陞至禁從禮貌之隆冠絶當代高宗之意夫豈徒哉二老歸而周興四皓來而漢定天命人心之去畱固有非人力之能與

者異時經筵密勿志意交孚危微精一之旨既有以續
堯舜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傳緝熙光明之學又以垂
我宋聖子神孫億萬斯年之式皇乎休哉初先生退自
經筵教館於此猶牓曰三畏齋其持敬不倦如此後以
其壻居會稽迎以就養歿葬其地嘉定中郡守陳君茀
始因郡人黄士毅等請即三畏齋之舊繪像建祠君以
為貌像之有嚴雖有尉典刑之仰而佩衿之益遠寧能
無城闕之嗟擬以積累之贏略倣先朝四書院之制立

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穀以食之而儲書其中庶覆其地必思其人誦其書必求其旨事方權輿而知府事亶定張嗣古提點刑獄前使者浚儀趙君立夫後使者南豐曾君穎秀從旁復從臾之且各捐資以助材不靳値工不靳庸指期而成不愆於素繼自今朋簪日盍戶屨日滿有學聚問辨之益無孤陋寡聞之蔽斯文未喪於此有觀焉既成而屬予以記予方病吳人迷於佛而不知返以為曹君此舉不惟有以光昭我高宗皇帝之

聖德抑有以美教化移風俗不孤使者之職故不辭而為之書曹公名鏻今官朝散大夫余為漫塘劉宰時端平乙未八月中澣日眞定張嗣古書

重建和靖書院記　　鄭元祐

宋禮部侍郎和靖忠肅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說書召遄奉外祠居吴虎邱先生没七十有五年吴守陳君芾乃始繪像建祠而勉齋先生黄公榦為之記端平間提舉常平曹君鏻請於朝易祠為書院乃始買田

為經久計江南内附書院奪於僧有司以尊前賢勵後學不可泯泯遂已也於是度府治東南陬故宋檢法廳事及常平提榦廳事基大德十一年山長王達即檢法廳基建大成殿前無門徑旁無兩廡後雖克復故址而仍就簡陋士盖病焉元統二年新安吴晞顔來為山長剔蠧甃墫浮濫積力稍久有志重建然猶懼或中阻於是請令大府時中書右丞耿公督餫吴下聞而善之公既被召復請于張侯其後入為吏部尚書令郡守道公

童廉公剛明古稱第一晞顔請新書院公曰治不本於學豈稽古崇德之謂哉即選從事綦董程役而籍書院之粒米在廩者糶之得中統鈔八千六百貫肇大成殿即新址而前為儀門門少西為先生祠又西為土祠又西臨廣衢為外門翼殿為兩廡殿後習堂堂東齋廬曰六有總為屋若干楹工告經始於六月甫冬盖十月而書院落成初先生卒於越越亦有先生書院先是晞顔嘗為越之書院長亦既盡瘁完葺及今再調而入吳故

晞顔每每太息曰先生學繼濂洛道被海宇所恃者斷不係於一祠宇之興隆然已何幸而一再獲長先生祠下哉既不佞無以紹隆斯道之統緒若區區祠宇而復不能殫盡心力則豈承學小子之謂哉斯其志有可尚者已若夫先生師友淵源出處大致皆具勉齋先生記玆不敢凟而槩言其修建始末云遂昌鄭元祐記

和靖書院　周南老

肅公讀書堂昔在劒池下宋季立書院祠祀來昭假教

闡伊洛源于以集儒雅雲巖日廣寺僧占作蘭若䟽請屢上陳口衆我力寡斯道或好還予將冀來者

尹和靖還書院記　袁褎

和靖書院舊在虎邱西菴遺基之湮久矣胡公續宗來守兹土考道之暇大懼荒沒為往哲羞抑無以法將來即故地祠而祀焉又以僻在郊外學者罕至乃徙祠於龍興寺牓其門曰和靖書院扁其堂曰三畏列楹周阿揭虔妥靈顧瞻弁裳聳焉起敬又以香火於緇衣懼歲

久浸怠乃選縣膠弟子員絃誦其中修皇王之業趨孔孟之軌以無忘和靖先生之意公暇則游焉橫經析疑躬督肄習設俎豆醆斝於堂上懸夏楚朴箠於堂下董以學官申以科條將使四方則之後世傳之曰蘇湖之教其再見乎公之志也初尹肅公師事伊川先生為程門高弟遭宋不造闔室嬰兵刄之害沉淵逃劉豫之聘振鐸於兹卒以窮死所居齋亭又復圯壊使其不得志於當時者又將無聞於後世惜哉公是舉也葢兼三善

焉屏淫昏之鬼以攘異教崇往哲以修典刑振黌校以訓育羣冑後之人能率其故典時加敦勸俾無遺墜則觀斿之什協于閟宮矣諸生誦法孔子而不知相勸于古道者其何賴於兹院成命袁記其事而鑱之於石

和靖書院祀宋尹肅公初公讀書虎邱西菴題齋曰三畏嘉定七年士人黄士毅請於知府陳芾繪象祀之端平二年胡淳請即其地為學司倉曹豳因奏立書院以和靖為額齋凡四曰三省務本朋來時習提

舉馬述建君子堂嘉熙四年提舉陳振孫作藏書堂景定二年陳淳祖建曹豳祠堂咸淳初提舉李芾建燕居堂以奉先聖建時習齋持敬亭元初為雲巖寺僧所據延祐元年移置長洲縣治東烏鵲橋北即宋常平提舉司故址郡守道童重建殿廡門堂又廢至國朝嘉靖二年郡守胡纘宗以吳縣治西龍興寺改剏為堂廡門舍仍其舊而修飾之

鶴山書院記

虞集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顔子没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顔曾之學均出於夫子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始論定諸君子之言

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説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甘自絶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以僥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于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説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以與之矣及

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所以四君
子幷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
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
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
大父之志也何幸復親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
宜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
書院者臨邛之瀧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
幾而曾大父實葬吳先廬在焉願規為講誦之舍奉祀

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乃
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
乙亥皇帝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為博士柯九思得侍左
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
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
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
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
著儼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

足以作新乎斯人盖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專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説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已者或未切於身心而

致其知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謬
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
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
意而為因革損益之詎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
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
正義之文據事别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
見夫道詎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説聚訟之惑世此正
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

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曰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自奮厲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克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信乎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粗知如此敢輙書以為記魏氏名

了翁字華父臨邛人故宋慶元己未成進士歷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為鶴山先生云翰林學士虞集記

題鶴山書院　張雨

寂寂茅堂晝掩門藤陰花氣野池渾情知建業青精飯不到臨邛白髮孫

同前　周南老

學遡濂洛源道倡摧廢餘誦居五溪人窮經萃華腴姑
蘇有賜地歸葬吳山隅即吳奉祠祭建學宏規模題額
侈上榮著記懷永圖仰止白鶴山胡忍忘厥初

鶴山書院在南宮坊内宋魏文靖公了翁之賜第也
公蜀人仕至參知政事學者稱為鶴山先生端平三
年理宗親書鶴山書院四字賜之元至順元年曾孫
起即故居教學奉祀

金鄉書院寓公堂記　　胡纉宗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齊魯之郊中國之俊士知自振者大抵皆其羣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為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蹤

故址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志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夫士必有倡也夫學必有本也夫政必有綱也夫禮必有報也士倡則從學本則邃政綱則舉禮報則稱舍是而言治未見其為善治也舍是而言化未見其為善化也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歷唐宋元以入國朝或存或廢而澹臺氏無聞焉纘宗忝守吳既復學道書院爰因佛廬之廢者復剏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為寓公堂

奉于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吳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焞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後為正大堂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切劘焉庶仕者咸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事既竣因文而記諸壁間俾後來者勿有斁

金鄉書院在西市坊内國朝嘉靖二年郡守胡續宗即永定寺改建殿堂門廡因舊而改㸃焉

文正書院記

鄭元祐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僖分巡吳中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既無忝伊傅之為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覺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為張禹觸犯盛怒雖坐擯抑曾弗少阻詎不猶木從繩則止而欲后

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已地建學故學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秋遂大明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為太學師而河南二程子實遇獎拔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湮晦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貿貿焉罔知適從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夫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

補哉公之殁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錫名顧兹中吴公父母之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而僅享之於私第况今國朝崇德報功在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豐功偉德正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辭於趙公以為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顧惟范宗仰食於義廩食指幾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山長有山長則有廩稍之奉矣今藐焉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慎

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祠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焉於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彞聞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書請於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公商出公帑羨餘命工益址而崇制既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祐以鼂爾膚謭烏敢厠一喙於大賢之門雖然公之功德學識憲僉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道之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可乎子朱子謂人之立志必當

以公自期待況游於公之門乎況郡人乎若然庶於公可無負所謂尚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憲僉公俾書之石焉遂昌鄭元祐撰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四

明 錢穀 撰

祠廟

文正公祠記

徐琰

至元壬辰予奉命廉訪浙西涖吳中是為文正范公之鄉尊賢厲俗政所當先既仰慕其餘烈奬進其後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將舍菜於公祠舍予肅然偕僚吏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訪義莊登歲寒堂家園

之碑巍然獨存祠在其左門堂寢室嚴整合度蓋宋郡守潛公所建牲牢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馬薦奠儀文皆當時所定意有所增廣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主祠邦瑞踵予門求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實存於今日有一言而可以毋底荒墜者緊我公之靈實永賴之予固辭弗獲移治錢塘再歲徵踐言益勤謹按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近世則通祀

孔子向微通祀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歷之詩固已指公輩為夔禹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於社社稷民以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為政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旣歿後祠於長白於海堰於睢陽於廣德於鄱陽公蘇人也郡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壟僧寺舊有祠然稽協古典必専祠於此而後愜於人心夫亦何為而然耶致至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則雖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炫耀於須臾者可同年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而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太平之畧彼一時也非可為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為諫官諫則必黜黜而益諫陳善閉邪寧以身蹈不測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為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之邊鎮才兼文武適受主知正已而不求人相與解仇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土為所當為一以自信其屢為守帥又豈尋常多議

論少事功者哉晚參大政請倣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漸復古制開陳未終權倖甚間不得安於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嘗使人躊躇鑒戒而未已也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為王佐或以為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為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原歟畱心聖賢弘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初公買田以贍其族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類份份焉遭聖明仁恕恤其科徭祭前古忠

巽書并篆額

范文正公祠堂重修記　　張益

肆惟我國家敦崇教化尊尚儒賢其於前代良臣誼𢏚功德及人而廟祀於郡邑者必命守臣嚴祀事葺祠宇示勸之意不既深乎顧在守臣之賢乃克視此為重而盡心焉蘇郡實宋太師魏國文正公范公桑梓之里而其先壟義莊義宅義田義學咸在故公之祠堂久建於此事詳舊刻西江況侯伯律以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奉

勑來守兹郡政敷民安百廢並舉嘗有事於祠下顧瞻棟宇有圮撓者因喟然曰兹責在我弗急所圖曷稱上意即請於朝用加修治於是卜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新拓小以大為祠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像前置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祠宋郡守潛公咸淳中始建是祠者也堂東偏為書院構用舊材以其尚堅好也院亦有堂前後各三楹揭以忠厚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閱牲旁及庖湢莫不有所西偏為范氏家廟歲寒堂者

子孫歲祀公父子於其中外為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繚規制宏壯視昔有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粟之羡貯於官者經始於宣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況侯謹率寮屬暨學官諸生合范氏子孫以落其成主奉元理及提管希賓爰與族人謀曰祠宇再新既賴郡守盡謷鐫辭用著不忘遂以屬予予忝為公郡人於斯盛事在所當述故不敢辭以蕪陋惟公間氣所生心與學術俱正毅然有為於世奈何周

旋中外政府方登讒慝已構雖其才不盡展乃若功德之及人者尚多節義足以厲俗進退綽綽非古之所謂大臣者何能與於此乎當時使能盡用必將成就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所深惜也然而公之自立於天地間者百世不泯祠當百世愈新況侯為郡賢守克承上意亟致修治宜乎在郡多善政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斯之謂歟故余特為之書

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徐有貞

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此宋之所以為宋者也蓋自太祖而後十有五君君德莫盛於仁宗前後輔政之臣幾百數十人人才亦莫盛於仁宗之朝就仁宗朝之人才論之蓋莫盛於范文正公公之為人剛大清純天資忠孝而為學得聖賢之心庶乎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故其為臣表裏一誠始終一正而文武經緯備焉公事仁宗自秘閣登諫垣出入侍從守郡帥邊多所涉歷而不得久處於朝及

參大政方將及時復古權倖間之曾不期月而去凡所建明旋亦更革公之所存十不施其四五然而勳業德望之盛視彼久於其位者猶倍蓰焉使其久且盡施則宋之為宋當有不止於是者矣甚矣直道之難行也有君如仁宗有臣如文正公其猶若此此有志於世者所深惜也公之同時名臣莫如韓魏公富鄭公魏公於公每事推重而鄭公因事感嘆至擬公於聖異時大儒莫如朱文公文公謂公傑出之才為天下第一流而吳澂

氏亦謂公為百代殊絶人物之數公者豈無所見而言哉是以後之君子聞風而起者未嘗不稱公之為盛也凡公所嘗過化之地皆有祠吳中公之故鄉而文正書院故義莊也其祀事自宋元國朝列於常典春秋享之而其祠宇因故歲寒堂為之屢毀屢葺規制未宏乃者今大司寇萬安劉公孜以都憲奉璽書廵撫南圻而臨是邦因謁公祠顧瞻興懷爰諮所司撤舊為新闢而宏焉協議以贊其圖者前郡守黄岩林侯一鶚今郡守璹

臺邢侯克寬承命以董其工者吳邑主簿南昌李榮也於是公之十二世孫主奉祠事從規來以記請有貞聞之君子之於道也其有所立也必有所宗也求乎今而不足則尚友乎古之人所謂世異而道同者也今夫都憲公之巡撫於斯也猶文正之經制於河東陝西也兩郡侯之繼守於斯亦猶文正之為治於蘇潤饒越也事文正之事也心文正之心也是亦文正而已矣然則三君子之學於公豈非所謂世異而道同者歟有貞於公

幸為鄉之後學固嘗寤寐乎公而思所企及者其能自已乎哉雖不文也願執筆焉附名於三君子之後以庶幾夫高山景行之意云成化二年歲次丙戌春三月望日立石武功伯徐有貞記

范文正公祠　　高啓

開閤陳書對御筵共言天子得時賢才陪上相趨廷內還撫豪羌出塞邊松栢自依先壟廟稻禾猶滿義莊田古來直道難終合何必深嗟慶歷年

同前　周南老

天平吴臣鎮奕奕魏公祠靈氣盛鬱積慶源來遠迤策勲佐台輔威聲鎮羌陲庶幾百年後忠烈表令儀歳祀具牲醴有司循典彜雲仍蔭垂裕永永惟欽祇

同前　王賓

遠憂人主近憂民心在安邊肯顧身成就人才又多少中庸一語到今新

本朝春秋祀祝文

褒崇之不以古今而間者恩至渥也曩蘇郡守鄱陽邱侯霽以宋名將忠武韓蘄王上聞謂王當靖康建炎間屢立戰功捍衛王室維持駐蹕臨安而三吳實在畿內民獲脫虎口而弗致肝腦塗地者惟王倚賴也王後薨葬於吳墓在靈巖山麓止剩一穹碑而荒凉殊甚雖有裔孫居其傍微若一綫時享恒缺據禮凡有勞以衛民者於法當祭矧民至今感之兹臣欲每歲官為一祭所以酬其勞而慰夫民用塞明詔惓惓激厲忠武之盛意

敢請制曰可命大宗伯下有司以行事然而祭無常所
或借山寺或在城結社而祭如是者三十稔矣今太守
新蔡曹侯鳳惻然於懷以為事神報功吾民牧分內事
也擬於王墓立廟以為栖神常祭之所兼得洒掃松楸
免為貍兔草莽之場乃白於巡按侍御安成劉公丙欣
然允俞遂委郡貳守吳川林侯廷瓛董其事侯相攸得
舒坦之地於冢南為構正堂四楹奉神主前堂四楹列
祭儀有寢以安庶職之齋宿有廡以處百工之庖宰繚

以周垣闤以儀門甍棟丹堊孔曼且碩侯用心良密矣經始於弘治戊午如月丁丑至仲秋之朏落其成於是郡之士庶靡不相慶幸以為順其所望也爰授習志諸石嘗諗王諱世忠字良臣陝右延安人也風骨偉岸目瞬如電蚤抱忠義見國步艱險即躍然應募而起始攻夏城斬關而入斷敵將首擲之堞下掃平南北羣盜既而徽欽北狩高宗渡南而士氣幾淪兵禍方熾神器殆非宋有王於是時以數千殘卒與烏珠四十萬衆小戰

百餘大戰數十自黃天蕩之克捷金師北退誓清烽壘
克復中原迎回二帝以竭其忠義之氣而後已奈何主
蔽奸相弗圖周漢之中興忘讎忍恥自甘瘡痍其生民
棄捐其土地使智勇元勲置而弗用齟齬偃蹇徒老而
斃所謂自壞爾萬里長城惜哉豈惟王之不幸實宋之
不幸也吁以一人之身為國家之用否而繫天下之安
危可見忠義之在斯人與天地之正氣相為周流日月
同其光明山川同其流峙草木昆蟲同其生息暢達有

不可掩焉者故前後大夫不私於吾郡而揚於大廷褫之天下聖天子於前代之忠義錫之寵光載之祀典俾三百年之隱伏煥然一新於今日由是垂衍千萬世而弗泯曠蕩之恩為何如哉王之行實備載本傳習何人耶敢爾加喙然誠蘇之齊民同一感仰於王者故忘其膚謭謹述如右仍贅詩以道王之功頌朝之恩為迎享送神三章當祭俾歌以侑爵云詩曰

延綏山川秀鍾於王英雄慷慨忠義滿腔出為國家掃

除粃糠挺身百戰刓弗剉鋌攙搶既滅强禦亦亡誓迎
二皇以復舊疆垂四百年汗青有光
煌煌天朝褒揚元勲前代忠義廟建于墳牲牡簠簋豆
籩旅陳清酤黃流苾苾芬芬灌鬯達泉燔蕭于旻八音
和鳴百職駿奔肅肅忱恂致享厥神
神既格思吉蠲享饎赤騮朱軏騶從導隨颯然令儀歆
畢言旋抑何所之亦惟在兹體物不遺答我聖恩貽我
民禧百歲千秋式遵定規允慰慕斯

韓蘄王廟在吳縣靈巖山西麓紹興二十年勅葬於此墓有穹碑而廟已廢成化十年知府邱霽奏入祀典每歲仲秋祀之弘治中知府史簡以王舊宅在城內南禪寺之左即其地祭之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始以妙隱庵撤去佛像為王專祀俾僧守之胡有記

勅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吳寛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芳奏宋魏了翁登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

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公嘗講學臨邛白鶴山下及謫居
請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親書書院
扁仍賜居第於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
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至今有碑在焉惟
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忠公相上
下故人以真魏並稱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廟庭
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於宋
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書院巍然

神位虛設實為鈌典茲幸遭際聖明崇儒重道屢降明
詔表章先賢修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賜秩之祀典豈
惟為魏氏之榮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
蓋芳之自陳如此事下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
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命守臣春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
事覆奏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聖朝盛典一旦光賁
於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寬謝不能而其意
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起欲

以其地規為書院言於侍臣以達於上命以舊扁揭於堂楣復勅學士虞公為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觀記之所云一時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令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日酌於禮官之所議出於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帛內出祝詞俾有司奠讀如儀有

國朝之盛者哉公之功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抑

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蹙於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厄於權奸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於時獨其講學之迹見

於所著如九經要義周易集說等書有不可泯者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於一郡果足以報之乎蓋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廟庭議其謂歴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為已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贊朱子之緒以為當列於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詔文忠從祀既如其議

然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夫人當言之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寛之記此亦豈以私於公哉君子其必有以取之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楊循吉

弘治歲巳未之夏六月詔祀宋儒鶴山先生文靖魏公於蘇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先朝賜第與其墓在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侯實承令上命

卜以是年秋吉有事於書院惟謹既而以為先生遭遇
明天子得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不可以弗志
乃屬愚俾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五
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侯加贈
太師進秦國公其曰鶴山先生者著書白鶴峯下學者
所共稱也先生學以忠信篤敬為工夫踐履既茂用發
而宏故能正色立朝而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羣經以
明所謂有本者如是乎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

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負者起而振之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嘗中微矣至於先生而又為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焉不然且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功為大而況有懿德忠節炳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綸音稽太常慨焉以列於禮典而不惜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去世且三百載澌融盡寒寂寥無聞而恩命優隆始自今日斯非直以為君子私頌而已國家崇賢禮德之大於此焉覩而亦世道之所係也歟

曹侯蒞郡以正篤尚名教至是尤以風厲為急加勤拳
焉故不敢以淺陋辭顛末既具又為樂歌繫其後將請
用之獻爵云其辭曰奕奕兮新堂牲醴兮苾芳靈風穆
兮絳帷揚皇有命兮神來肅將褒衣兮峩冠有懷兮明
德凜正直兮元氣儼靜兮容色擊彼晝鼓兮吹參差蘭
烟焚而桂漿淋漓神其樂兮匪土之思徘徊國恩兮按
雲節而不儵馳以祐治化兮萬年為期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晚宋名儒繼明絶學著書行世抗節立朝遺疏攸存餘風未泯式彰明祀以厲方來

魏文靖公祠祀宋參知政事魏公了翁弘治十年從郡人魏芳奏即鶴山書院祀之

晉顧元公祠堂碑　周伯琦

吳城之東六里有邱焉曰晉散騎常侍顧元公之墓公諱榮字彦先吳人也仕晉累官至散騎常侍封嘉興郡伯卒於永嘉六年十二月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元後追封公至是千有五十年吳人指為顧榮墓者是已以其地形如鳳又相傳曰鳳凰嶺云墓前有祠前代所建歷年滋多屢修屢圮蚩民雜祀他鬼其中褻而不虔過者病之毗陵老儒謝應芳避地其側睹玆汙瀆惕焉不寧適真定周君舜臣來為長洲令君讀書化民知先務應芳請焉君曰我之責也遂迺偕詣墓祠展敬乃黜淫祀惟新是圖邑人張實承命惟謹徵工庀材更朽易橈填隳葺缺新像設具器用階庭門墉秩然

完飭祠前二墩植以梧桐名雙梧墩以張華嘗稱公為
鳳鳴朝陽也踰月訖工周君祇奠而妥靈焉他日應芳
介江東文士薛毅夫熊進德謁文於麗牲之碑遂諾之
予按晉史公機鑒絶人器識超遠有文武長材始與陸
機兄弟入洛號三雋方歷朝署値宗室相殘宮輿播遷
進退觸藩惟以沈酣晦迹崎嶇而南屬廣陵相陳敏阻
兵竊據歷陽姻族盤固志在蹶武孫氏鼎峙而國公乃
頓首受職佯順風旨潛誘同心曉諭大義羽扇一揮狂

豎烟散而六州帖然雖周玘紀瞻甘卓輩合謀協力然非公之言行素孚忠憤感動親冒矢石為衆率先曷能有濟遂使東南人心有所綴繫而司馬氏不絶如綫之緒復延百有餘載其功為何如哉司徒王導表江南之望躬致賔禮以振士衆公進謨軍國以定大業觀其陳諫薦才孜孜捄獘則其平昔所藴豈浮虛蕩軼清談惑世者比哉或曰賀循與公齊名士方陳敏之亂循以老疾不起何也夫人品雖同才智各異守道者以全身為

潔徇義者以致身為忠未易以輕重之也公之卒也引循代之而終不就亦足以知其志於乎勸善懲惡人心所同不以今古而有間也永嘉之際運祚屯厄其奸邪詭險擅權流毒者為後世唾斥不啻鬼蜮若公之忠義而功在天下者至今人所追慕睠睠不已此豈人力所致哉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顧公之功宜秩祀典其可緩乎作迎送神詩貽吳民俾歌以祀焉其辭曰羣岳之望兮岱宗南土之望兮顧公岱之雲雨兮歲以豐公之

倡義兮功無窮邑有賢宰兮新其宫率吴民兮潔齊以
恭千載一日兮人心同樵蘇遠迹兮馬鬣其封鳳皇翺
翺兮棲其雙桐吴人追慕兮嘉慶是蒙教我以忠兮繄
誰之功大元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仲冬朔日資政
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鄱陽周伯琦撰幷書

顧榮廟　　　　　　　　　　　　　　　高啓

軍司吴國秀機神夙超朗弱冠遊洛師已蒙南金賞崎
嶇諸王幕沈湎務導養中羅廣陵艱計服匪誠枉風雲

一揮扇義旅臻同響事成恥言動飄然理歸鞅晉社始東遷羣賢悉汲獎道謁真感會矯翼丹霄上德聞一代稱跡泯千齡往時屯乏良佐英謨益堪想墳祠托荒郊蕭條並榛莽蕘童侵雨隧淫巫闖塵幌大夫過停轅式瞻為含愴衣冠復故貌筵几陳新享寡劣忝鄉人因歌表遐仰

顧榮墓　原註榮與張翰言惟酒可忘憂其如作病何榮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座上

王賓

不見人琴將走過白楊風緊獨秋多生同張翰言還在酒可忘憂如病何

晉顧元公廟祀驃騎將軍顧榮也在長洲縣黃天蕩東以其墓在彼故稱其地為顧墓元知縣周舜臣重建

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龍祠記　徐有貞

蘇長洲盆地鄉厚生里有祠祠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龍之神祠久廢近里士沈隱君貞吉以巳資輿之既落

成隱君具顛末徵予記之士龍雲也雲與兄機士衡並
生於吳而仕於晉以文章顯辟為公府掾遷太子舍人
出補浚儀令政稱神明去官百姓追思之為立祠於社
尋拜吳王晏郎中令一以忠誠輔導之雲愛才好士多
所貢達嘗薦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時論韙之入為尚
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頴表為清
河內史時頴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
大將軍右司馬因督粮過吳婁地見歲祲以所督粮儲

遠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竒則為偉人況雲為時名臣有文武長才故發而為忠義之業及其遭禍之死人皆悼惜之感之深思之久祠之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故記之以告來者知所自焉

晉陸内史祠在長洲縣相城盆地鄉祀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龍雲也雲為郡人因以督粮賑飢遇害民感其惠以衣冠葬此立祠祀之成化中里人沈貞吉

築居故吳墟封邑遂有吳邑民嚴廟祀高宮儼冠裾說
秦歸楚嗣于時多智謂相楚誇豪雄得君良有初胡為
惑寵嬖用計計益疎彼謂毋望人英也其置諸

同前　王賓

後來毋望事分明從約當初幸喜成門下客多誰第一
蘭陵有令是荀卿

甫里先生碑銘　胡宿

君子之無所失道與世而汙隆聖人之不滯於物因時

而遷徙達則奮庸而兼濟否則懐默而獨善堯舜許由
昔賢標一揆之論禹稷顔子先民有同道之説繼世而
作易地則然自風流之韋頽固先靈之不屬中古以降
作者實繁舊史所存孤風可見咸能自潔身累脱去世
紛耕岩石以相高蹈山林而不返語其玉立之節姑得
而云體無道勝之韻蓋亦有幾若乃揖紛亂而高謝標
耿介而長往漁釣一壑寄傲無何之鄉鼓吹六經圖芳
不朽之事非夫高雅淑靈粹温簡正疇可以議夫是矣

先生陸氏諱龜蒙字魯望笠澤之幽居者也吐崇嶽之符倬生民之俊溫其如玉而不加雕琢淵乎似道而無所澄撓神茂初學聲冠當世屬土行標季天宇驛騷俎豆委而不収干戈尋而未已先生歎深鳳鳥志劇鴻冥著書函谷之關鼓枻滄浪之水棄去驕君之餌謝絶畏友之方於是上會稽探禹穴由臨安訪仙室歸長洲茂苑之下樂松江甫里之勝乃歎曰時無明主安能宗予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退而賦考槃之詩且有終焉之計

薙草開徑為臨江之居剪地（一作剪茅）作堂傲在鄒之宅南挹升（一作岍）峰之色西帶重湖之光孤雲無心白鳥可狎道素自處物累不嬰好事之流或載酒而相訪雅遊之子時款關而請見户外之屨常滿席間之丈屢啓稻田一壥歲供薪水之費魚陂數頃日充庖膾之事至若金樞之月靜夜赤城之霞啓旦花瀨不遠蘋風甚快先生則必飾軥牛之乘戒白鷁之舫招來儈社之舊申命朋簪之盍泛覽節物從容談燕筆床研格靜置於左右琴

歌酒賦相繼以晝夜擊銅鉢而賦詩指石鼎而聯句青溪之曲亦復何窮白雪之唱其和益寡飄然聲利之表自適仁智之樂眞所謂風塵之外物天地之逸民者也加以癖好聚書本皆有副得以傳寫則烏闌不計其費躬加校正則鷄距未嘗去手亡一簪而不戚似百城而有（一作自）喜雖張華海内之秘班超禁中之副無以過也由是富擁多聞優入聖域紬六經之妙論泛九家之清流摘發異聞多黃香之不見沈研精義皆郭璞之未詳

坐忘形骸之外凡所賡唱溢於几篋莫不研幾深以繹
志叨虛寂以成韻天才豔發縟體交變褭蹄之性百煉
而不耗大韻之音九變而彌雅居然嗣響蔚於中興其
命世傑出之雄乎昔子山構閔辭多主於悲哀韓非遭
亂書頗露於孤憤屈平怨刺托方物以寄懷虞卿窮愁
慨詩書而見志何自待之末厚將不遇之所興竊況淵
雲曾未髣髴密而不雨嗟乎西郊之雲瑞非其時異哉
東魯之獸至於青編紀素尚之節鏤板昭炳蔚之文雖

與日月爭光金石無盡可也宿仰企風徽積有年篇經
涂所出舊址存焉巋然靈光鞠為茂草懿悠交照之不接
悼園秀之無聞亦猶歷高唐者想綿駒之謳過夷門者
感侯生之事導揚盛德其庶幾乎銘曰　仰以觀文少
微之位含德葆光淪精毓粹猗歟先生鍾厥靈氣郁哉
懿文倬然上智五代尋戈三靈塞霧鶴在衛軒豺盈漢
路哀鳳成歌冥鴻曷慕長洲苑下松陵水邊内樂名教
中有聖賢擁書萬卷摛藻千篇江山豈助造化無權名

理之言有補於世清高一作尚之風未墜於地壤樹俄空壠書不至清暉眇邈幽靈潛翳鞠草實緐柅車增欷講樹已凋琴臺久墜茫茫太素英魂兮何歸杳杳終古香名兮獨飛

甫里先生祠祀唐處士陸魯望也在長洲縣東五十里甫里白蓮寺即其故宅或云卒後就葬其傍廟食於此嘉定十七年錢塘龔時俌別建祠於左元至正間縣尹馬玉麟重建齊東埜語云白蓮寺魯望祠堂

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湍腹皆平生詩稿也知府魏普置盛罪更為塑像其腹稿不復存矣

王長洲祠堂記　　黄由

孟子之言大丈夫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蓋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容天下之量蓋天下之氣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得志則未嘗不欲行其道秉田委吏不敢辭卑而盡吾職之當然及乎

立人朝則謀主斷國以身徇義死生禍福不足以動其心此豈尋常瑣瑣者所能為也後世徒見古人功名鼎盛以為是出於偶然不知胷中涵養早由素定非一朝一夕而紀旂常汗簡青特其粗也內翰王公元之自為布衣已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洎遭明時事聖君正色立朝凜乎不可犯文忠蘇公至追配以漢唐六君子平生大節載在信史夫人而能言之若夫服勤小官孜孜民事言誼卓然有大過人者國史逸其傳或不得而紀

也公以雍熙改元宰吳之長洲首論榷酒之弊懼遺斯民之害以至激風俗而厚教化抑兼幷而哀流亡形諸壁記而垂詔後來者大率皆有深旨非涵養之厚不以職守大小貳其心者能若是乎公没二百年邦人雖知公之有德於民莫有發其微者今總卿贛川曾侯臬德寬來宰是邑始求公像繪之而併鑱歐陽蘇黄三公詩贊於石嘗屬予序其大槩矣蓋曾侯之去十有七年天台黄君宜實來拜公遺像而且嘆祠事之禮猶缺乃闢

縣治東偏建堂而奠焉而求文以為記竊謂公之雄文直道暴白天下豈待予之文而後信況獲附名於三公詩贊之尾尚復何言昔王文公介甫宰鄞有聲利興害除民甚便之其後坐廟堂臨大政乃用其所以治鄞者而治天下惜其學術喜同惡異故為相聲名減於邑公則不然自令潚召試再陟諫坡三登掖垣而晚入翰苑危言讜論裁抑冗費禁戢游情緩刑薄賦修德厚本終始為上言之而愛民之意出於一轍咸平以來卒為名

臣然則由百里之政充而至於致君澤民果且有異乎哉長洲為今壯縣令宰名德前後相望其間因是有聞而登宰輔者豈公風流在人於今未泯邪黄君舊同學校知其人不苟為政三年去之日如始至燕居之所未嘗葺而獨於此焉惓惓可謂知所本矣予嘉其志故喜為書慶元六年華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新知建寧軍府事長洲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黄由記

王元之祠

心知百姓在寒飢古寺荒祠有去思清夜虎邱山月上
却疑顏色見今時

讚　　　　　　　　　　　　范仲淹

昔王文正公曾居相位二十年未嘗見其愛惡之跡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準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知節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
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
嘗即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
奏改菴為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歷時
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
號威脅諸羌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
首用种世衡策城青澗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
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又築大順

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
廟他有舊額皆易新牓紹興失秦隴慶陽廟邈邈在他
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率
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頹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士
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邦
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望
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儀廟凡十
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

於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巘俾記厥成謭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為難巘竊謂未若上百官圖詆宰相為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為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正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為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

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
傳尚記戢雙誅郃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
不忘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
憚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
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究然誰實新之偉
以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内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
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宣弟昆粤至斯今代有賢
孫乃厚義廩乃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我牲醪

率我宗黨謁虔妥靈默通肸蠁公在帝旁玉虬旣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祏是保千載奉嘗前朝奉大夫牟巘謹撰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

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菴為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仁宗乃命公經畧公選將練兵築城塞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横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

日不絶宣和間宇文虛中爲慶師言公忠於朝廷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岿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爲題其牓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牓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歲久廟壞元至元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

之末世兵亂燬焉逾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於蘇而監察御史壽光劉君埶武昌劉君仕昌錢塘鄭君顒皆以事蒞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歎曰公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天下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貲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處

置凡鄰邑之令佐皆以貲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牓曰勑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已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乎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重者有之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已人之利害不少概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為士者固當為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

同前　　倪瓚

魏公祠宇青山麓崖石巃嵸森古木山下居人幾世孫泉道瓜綿分譜族太湖之水去悠悠異代蒸嘗春復秋吁嗟濟世安邊計今日誰先天下憂

同前　　蔡羽

春山社日鳥嚶嚶父老銜香忽滿庭西北風雲遺廟貌邦家忠義仰儀刑陰霞細護碑文緑靈谷常籠竹樹青玄酒一巵心不死海空天濶鳳冥冥

忠烈廟在天平山白雲寺范文正公先祠也公之先自徐國公而下三世葬此宣和五年慶帥宇文虛中奏賜此額本建邠慶間南渡隔絶改奉於此每歲上巳有司致祭今祭於城中書院此廟則其嗣享焉正統中重修

崇本堂記　　王直

崇本堂者姑蘇周浦所作祠之名也祠以祀先昔之作者未有名今名曰崇本尊祖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古者卿大夫士必有廟祀廟制不行於是而有祠堂取尊祖之義以名之使為子孫者仰而望俯而思油然生其孝敬之心亦君子之所可者也周氏之先居汝之安城晉太康中有諱浚者都督揚州又徙家陽陵其後子孫衆多散處遂昌蒲城營道代有顯人營道之族有輔成者登宋進士第為桂嶺令實生濂溪先生封道國公謚曰元先生嘗過潯陽愛廬山之勝攜長子壽家焉壽之孫興裔官至武功大夫和州觀察使領侍衛軍馬都

虞候駐劄平江請立先生祠於吳縣胥臺鄉道山之左武功與金人戰没於福山勅葬虞山東麓子孫世守焉宋亡祠廢有元盛時浦之曾祖松江監税文英復建祠於故址監税卒子江浙行省照磨南奉附於道山子孫因家蘇城中至正兵亂祠又燬焉浦之父長洲教諭敏嘗欲重構而力不逮乃專祠於家浦與弟淵奮欲成父志淵出為遂昌令滿九年銖積寸累得餘俸若干欲以修祠堂歸至錢塘而卒浦乃極力經營市材庀工共為

堂若干楹於正寢之東中祀先生武功以下列置左右
凡器用所宜有者無不畢具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
啓閉而祠堂之制大備正統元年朝廷尊崇儒道凡聖
賢子孫皆復傜役其秀茂者収録之恩禮至厚也先生
子孫之在姑蘇者初由道而徙郡守況侯驗其實皆復
之浦既蒙朝廷之德而益重本源之思至是堂成欲使
子孫咸不忘其所自出而恭敬奉承於悠久既以崇本
揭於楣使其子融縣丞絅來京師因都察院司務鄒亮

屬予記自孟子没而聖人之道不傳學者莫知所向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負絶出之資有默契之妙繼往聖開來學圖書之作闡陰陽鬼神之祕啓性命道德之奥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人之道如日之麗天其本自先生發之今祀於宣聖之廟徧天下蓋不忘本也況為子孫者乎禮不忘其本而君子謂之仁以其心之厚也斯堂也推本於先生而尊事之信可謂厚矣然君子之尊祖豈獨祀享而已哉遵其道率其教而不違焉斯善矣先

生之道載之書其所以為教者盖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茍能存誠則仁義禮智之具於心孝悌忠順百行之見於事者皆無有不實此大賢君子事也充而至於聖人不難矣今之學者皆知讀先生之書求其為教之本而盡心焉則周氏子孫之當務可知矣朝夕出入於此堂仰先生之德容服先生之教皆有以明善誠身處則為良士出則為良臣斯無媿於先生無負於朝廷優待之盛意崇本之名不亦光遠有耀哉是為記資政

郡守直秘閣陳君芾通守太學博士丁君焴始度菴空地為屋繪先生像祀焉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焞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人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為和靖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蘇竄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秘書郎明年遷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選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

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祠即虎邱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為歸也後二年竟没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遇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藴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録耳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義理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閒迭為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

抱仁戴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失轇轕萬變日陳乎前而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利害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則知禮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其所守者可歎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小媿有志於道者亦可以自勉

歟士君為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於身而得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後學黃榦記

重遷和靖先生祠堂記

黃士毅

平江府虎邱西菴尹公和靖先生祠者嘉定甲戌今軍器少監丁公焴通守吾邦之所創也祠在山之西北隅後二年貳卿孟公猷聞有殯在西階之上甚懼非所以祓不祥而致蠲祀之誠者告刑獄使者柴公中行乃屬

長洲丞趙君崇偘即上方通幽軒之南闢地而遷焉蓋
先生寓居之所也知府事沈公皞悉資其役為堂三間
西向羣山前列環隴近護老松修竹交閟左右高明靚
深稱祀如昔甫成而柴公以召去王公洊繼之復摹先
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格言五千餘字刋置西序常平
使者吳公格割公田四十六畝俾住菴者為增葺費孟公
以始創遽遷合有以示來者命士毅書之士毅因竊慨
念昔登朱子之門獲聞先生之學嚴於持守之本在此

用力之真體驗之熟復發主一無適之旨至講說而不踐行則為虛語問答而少差失則至悞人與夫未至於磨不磷涅不淄則不可如聖人之見南子者類皆務於簡實而戒謹恐懼之意隱然於其間未嘗不三復警省是皆持守之功也蓋持守則心存心存則其言斯訒其行斯察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深嘆夫周程之所以上續孔孟者至於朱子粲如日星有目咸覩先後本末區別在前大小精粗各有攸屬學者於此不患講習之不

能明所患講習之易明而忘持守之為本耳則嘗推明
先生之學以勵後進今之祠事仰止遺像如親炙之必
求先生之學而學焉是乃興起之漸豈曰小補之哉此
又其所可書之大者遂不復辭既次其畧輒附所聞如
此然自先生來居積七十有五年未有表其事而出之
者而二三年間其役再舉始克就緒則感夫事之難成
而俾終弗壞焉以興起於無窮者又有待於後之君子
也先生居之歲月出處之大致已詳於黄榦之前記是

役也始於四月甲午而訖於六月庚戌實丙子歲云後學黄士毅記

尹和靖三畏齋　王賓

兵後南來已白頭虎邱行過偶遲留齋居猶自名三畏點檢身心肯暫休

和靖祠祀尹肅公焞也在虎邱西菴公紹興中嘗讀書於此扁所居曰三畏齋嘉定七年知府陳芾始繪像祠之九年郡人孟猷請於刑獄使者柴中行即上

方通幽軒之南闢地遷馬即先生寓居所也常平使者吳格割公田四十六畝為住庵者增葺費黃士毅記今廢改祀於學宮

包山祠　皮日休

白雲最深處像設盈岩堂村祭足茗栅水奠多桃漿箬籩突古砌薜荔繃頹牆鑪灰寂不然風送杉桂香積雨晦州里流波漂稻粱公惟大司諫憫此如發狂命予傳明禱祇事實不遑一奠若肸蠁再祝如激揚出廟未半

日隔雲逢澹光㸌㸌雨點沙漸汊羽林槍忽然山家犬起吠白日旁公心與神志相向如玄黄我願作一疏奏之於穹蒼留神千萬祀永福吴封疆

同前　陸龜蒙

靜境林麓好古祠烟靄濃自非通靈才敢陟羣仙峯百重波浪杳中堂簫鼓重直君貝瓔舉髣髴來相從清露濯巢鳥陰雲生畫龍風飄橘柚香日動幡蓋容將命禮且潔所祈年不凶終當以疏聞特用諸侯封

包山廟在洞庭西山俗稱包王廟唐咸通中郡從事皮日休禱雨有應與陸龜蒙皆有詩

水仙大王廟碑　　楊循吉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於水火疾病之戹吏無能焉神斯專之神之治人比於吏而其可憑過之何也吏未必盡公神則無不公者焉故人之憑神人甚於憑吏敢欺吏不敢欺神人也吾鄉世事水仙大王建廟天子之所封也有鄉者三視他人為貴鄉人有事則告惟大王之

神在上巍然而聽之若受焉者及其歸而或賜之或不賜之又若有分别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於神則喜不得賜於神不怒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也人烏以若此嗚呼有良吏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鄉人其敢不虔矣乎夫牲醴錢幣所以報也若夫無辭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其公焉故碑

水仙廟在于城東南古蒼龍堂神即柳毅也今為上元鄉土社祠額著靈異一在城西雁蕩村俗名三鄉廟

重建武安王廟碑

祝允明

王勳在劉蜀天下得祀之勸忠也始王官終前將軍旣没蜀人祀之代有崇廣逮宋大觀間追謚又以義勇稱廟而四方之祠亦益廣矣若蘇城之祠則昉見於淳熙三年之公牒蓋當時市户俞拱等請府判執狀置祠基石本也其前後兵火傷剥祠之始構與其歲時與其紀載幷爲消沈而不可考已屬者廟旁民湯文淵輩以玆邦荷王休靈人和物蕃感而思報遂與其廟道士張某

等謁告於太守太守亦以王忠民思之捐俸餘銀為匠作費并諭長洲吳二縣出銀數佐之俾鼎建焉張等遂購材立殿三間木備而價不及陶甓湯文淵乃獨典領其他裨宇翼舍鄉人又相與共成之廟遂以完以予亦鄰祠居被王祐深來請紀事嗟夫王之陰力在吾土吾土之民知家寧戶嬉之樂而因以知其力之所出知其力之所出而因以知所以報之者是固理之自然而王之忠義勳烈則又足以勸夫人故太守之徇民又所以

勸忠也今之後吏益忠於為公民益忠於報上虚玄之徒亦益忠於所事勸忠之効大白當有兹舉始予受衆請為畧工度始末取義之大者記之而又為歌詩三章系其後俾祀者用焉其詞曰　秩秩兮王宫桓桓兮王容謁牢醴兮潔豐王之神兮來降惟王之神兮降止鼓鐘鳴兮成禮王之享兮凱如蔭吾民兮翼吾里惟王之去兮莫留神洋洋兮無行不周勸忠兮報德長無絶兮春秋

地乎故有公廟而新之是時禮官無以為否者必有說也或又謂公之稱號不一當何從俾嘗考之公在漢末封為漢壽亭侯至宋祥符以來始有義勇武安王之號迄於元之延佑則併諸號為一多至八十餘字而濫極矣國初下詔謂忠臣烈士惟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宜正書其額曰漢壽亭侯關公之廟載記謂公生辰九月十八日今以五月十三日官殺少牢以祭因為詳著其事於麗牲之碑而系之以詩俾有事於廟則歌以侑之其

辭曰山西兮河東神靈會兮虎臣以降炎光兆滅兮大統聿分庶還於一兮式弘厥功命之不淑兮弗克有終悠悠有識兮孰不哀慟忠魂炳朗兮彌塞區宇鞭霆掣電兮爰上爰下作廟迓神兮于江之滸我心不貳兮公將我與維其來兮以祀以妥維公之來兮其從如雲髥之飄飄兮顏如渥丹狐狸遯跡兮魑魅失羣雲風蕭颼兮至止欣欣我心不貳兮公寧我嗔無遄其歸兮爰隮于殷載拜稽首兮無敢不肅曰公是型兮以佑列服公

其少畱兮旋車勿速神曰醉飽兮既受爾祿爾心不易兮我猶爾復

靈祐廟記　　范成大

按元符三年林戊記云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宅為寺有女不嫁既死祠於寺之東廡開寶中吳越王朝京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通玄寺之神本國加封感應夫人郡人於此祈子頗驗元符初夏大旱人多暍死明年疫厲繼作通判祝安上攝州事禱神致雨

歲大熟事聞詔封慧感夫人政和二年曹斐記賀鑄書

中吳記聞云安上除知台州至錢唐將濟夢一婦人告以風濤之險明日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嘗有祝史竊廟中縣幡縶其身環走殿内自言某實盜也夜半踰城還家神靈潛制於此建炎中嘗有邊警居民有事之者夢神告以兵難不數日陷乾道三年秋禱雨有應父老顧安時上其事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參政范成大記

聖姑廟　　高啓

潮心涌出黿頭山白波翠島非人寰清虚宜作水仙府鱗堂荷屋居其間淵都羣靈孰為主烟鬟翛然一神女柔姿孰敢狎相親笑叱鼉龍起風雨玉骨蜕來經幾秋世緣已斷信無愁采蘭每約湘濵會拾翠時陪漢上遊水禽翔鳴衛芝蓋長在蒼茫杳冥外鮫人獻綃裁作衣螺女供珠綴為佩花落閒祠謝古春蕙幃瑤席拚香塵空山夜夜星河逺芳渚年年蘅杜新霞舒霧捲凝光彩笑

語無聞復誰待泠風幾度引舟迴宛似蓬萊隔烟海猿叫楓林魚躍波桂旂翻翠莫寒多女巫佇望飛輿度獨奏箜篌引曼歌椒觴莫罷沈玄璧烏没遥天湛空碧遺情不結楚臺雲世人何處尋蹤跡

同前　周南老

盈盈粉黛粧遺廟臨芳嶼揚靈洞庭西弭節黿山渚駕龍乘白黿鱗鱗魚媵予儵來兮忽逝衛風挾雲雨過舟恐濤惡妥靈奠椒醑傳載或可稽曰晉王彪女

乾隆御覽之寶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